

隱
年元



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五

昭公三

叔孫豹之子昭子姁
滅豎牛

五年是歲秦景公卒襄公立豎牛取東鄙三十邑臣與南遺

南遺季氏家臣助豎牛殺仲昭子即位叔孫姁立朝其家衆

殺適立庶殺孟丙仲壬而又披其邑又析其邑將臣赦

罪欲以此罪莫大焉言豎牛罪不可赦必速殺之豎牛也豎牛

懼恐見奔齊出走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孟丙仲壬

豎牛於齊魯之仲尼曰而論述之叔孫昭子之不勞

界上塞先代反仲尼曰而論述之叔孫昭子之不勞

昭五年

言昭子不以豎牛立已不可能也此其不可也周任不言曰
為功勞能為父兄報仇傳又引先賢周任之言曰任音壬為政者不賞私勞言善為政者不當
之賞不罰私怨私怨而罰之○公如晉魯昭公即位自
郊勞至于贈賄其去有贈賄之禮勞去声下同無失禮
昭公無違禮者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虐晉平公
之知禮女叔齊音汝對曰魯侯焉知禮女叔齊音魯君不公曰何為
言何為不知禮自郊勞至于贈賄始自郊勞禮無違者魯君無
何故不知豈可謂對曰是儀也者禮之儀也不可謂
禮非禮也禮所已守其國而能守行其政令政令以

失於民者也

民以禮而固結其心

今政令在家

今魯之

於大夫

不能取也

而魯君不

有子家羈

莊公之元孫

子家羈

弗能用也

而魯君不

奸大國之盟

奸犯晉楚

干陵虐小國

元年伐

利人之難

去年因莒亂而取

不知

其私不自知

公室四分

時三家盡征其民

民食於他

仰食於三家

思莫在公

君者思慮無在

不圖其終

圖謀為國君

言昭公為

難將及身

將有禍難

不知憂禮之本末

所謂禮之

將於是虐在

在乎恤民

屑屑然習儀呂亟

魯君不知禮之本末而屑屑然

言善

晉平公使韓宣子叔向
送婚於楚靈王欲
身二卿遂致疆諫止
是時晉室絕不競

於禮其善於禮不亦遠庠於禮也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叔齊託魯君以諷諫焉晉韓宣子如楚送女

去年椒舉為楚靈王求昏晉叔向為介叔向為鄭子皮

子大叔勞諸索氏索氏地名也鄭使二大叔謂叔向曰

楚王汰侈已甚言楚靈王驕子其戒之汝適楚國當知

叔向曰汰侈已甚言楚靈王驕身之災也適足以自焉

能及人不能害人若奉吾幣帛若奉吾晉國慎吾威儀

謹吾為使者守之信以誠信行之以禮敬始

而思終敬以為始必思終無不復自始至終無有從而

不失儀不曲從以失敬而不失威不過恭以失道之已

訓辭聖人教訓之辭用奉之已舊法聘使舊故之法考

之已先王用先王之禮度之已二國度晉楚之勢以行

雖汰侈雖楚王若我何其何及楚宣子叔楚子朝其大

夫靈王受群臣之曰晉吾仇敵也言晉與楚苟得志焉

苟有可以無恤其他其來者今晉來上卿上大

夫也宣子上卿叔若吾已韓起為闢足而使之守門已

羊舌肸為司宮加叔向以宮刑而足已辱晉如此足以

吾亦得志矣亦可以可庠問群臣如大夫莫對知所答

遂啓疆曰

遠啓疆楚大夫遂

可

將欲諫之故詭言可

苟有其備

君

苟能何故不可

則無往

耻匹夫不可

呂無備

辱平常之

以無况耻國慮

况欲辱

是呂聖王務行禮

王所以古先聖

備

行禮

不求耻

未嘗求

朝聘有珪

朝聘之禮使者執

享

煩有璋

王君設酒食以享賓賓則

小有述職

小謂諸侯

也

朝於天

子以述

大有巡功

諸侯以察其功績

設机而不倚

机而

不倚

机音几

爵盈而不飲

之務在行禮而不敢飲

宴有好貨

君

主

恩好以貨財為

殮有陪鼎

以享慇懃殮音孫

入有郊勞

此

賁之禮

賁音勞

出有贈賄

賄音賄

禮之至也

之至禮也

國家之敗

有國家所以

失之道也

失此朝聘

則禍亂興

則禍亂由之以興起也

城濮之役

晉無楚備

晉無楚備

不備楚也

呂敗於

必敗

所以宣公十二年楚

必敗

楚人

楚無晉備

楚恃勝

備

敗於

所以成公十六年晉

自鄢

自鄢陵之

戰

晉

不失備

晉不恃勝

而加之

呂禮

家之以國

重之

以君臣之

是呂楚弗能報

不能報

而求親焉

與晉

和

莊重去聲

既獲姻親

既得與晉

又欲耻之

必欲刑其二

是召晉使

備之若何

言何以

誰其重此

其結怨無

若有

為寇讐也

備之若何

為晉備

誰其重此

重於此者

若有

其人若楚果有賢耻之可也乃可若其未有若無君亦

圖之吾君當晉之事君今晉所以臣曰可矣以我言之

求諸侯而麋至求盟諸侯而諸侯求昏而薦女求為昏

送女君親送之晉君親自出上卿及上大夫致之使宣子

女於猶欲耻之欲辱晉國君其亦有備矣切料吾君不

然若其奈何奈何晉人若喪韓起牟盼晉人若失此宣

奮其武怒武忿怒之氣呂報其大耻報此大耻而伯

華謀之叔向之兄羊舌中行伯魏舒帥之中行伯名員

魏舒魏献子魏絳之子其蔑不濟矣而不克君將呂魏

也二人為將行音杭

易怨吾君將變姻實無禮呂速寇戮其二使是為而未

有其備晉人來討又使群臣往遺之禽徒使我羣臣呂

逞君心以求逞快何不可之有故以此語終之王曰

不穀之過也謙稱不穀言此大夫無辱以謝厚為韓子

禮厚待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靈王欲難叔向以不

去而不能向無不知者亦厚其禮亦厚○楚子伐吳楚

王以陳蔡等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蹇由吳子夷昧遣其弟

居偉楚人執之靈王將殺之而取王使問焉

使人問曰女卜來吉師得吉兆乎對曰吉答言寡君

蹇由言汝卜來犒對曰吉得吉寡君

吳源由不屈於楚
靈王

昭五年

若將治兵於救邑

我君聞楚君將用兵以見伐

卜之君守龜

以守國之

龜卜之守

曰述命龜

余亟使人犒師請行

言我急使人犒楚師

呂

觀王怒之疾徐

往觀楚王之威

而為之備

先為之備

尚

克知之

庶幾能預知此龜兆告吉

得吉

曰克可知也

其事

其

必可

君若驩焉好逆使臣

此下乃驩由自言云楚君若

去吉

滋救邑休殆

是滋益其休憊危殆也

休殆而忘

人無日矣

如此則吳之

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今楚君乃奮然

虐執使臣

今楚君乃奮然

虐執使臣

執我使臣而毒虐之

將呂釁鼓

將殺我

則吳知所備矣

則吳國必以為楚怒疾甚乃早為之備矣

則吳知所備矣

則吳國必以為楚怒疾甚乃早為之備矣

救邑雖羸

吳國雖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難易有

子產鑄刑書叔向貽書責之

備吳人早楚無功而還勝吳呂蹇由歸執蹇由而歸楚

張本

乙丑六年

秦哀公元年是歲杞文公卒弟郁釐立是為平公

鄭人鑄刑書

子產為政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法

叔向使詒子產書

羊舌肸作書以遺子產云

曰始吾有

虞於子

予始者惟度汝以為已法

今則已矣

今乃止矣

昔先王議事呂制

昔者先王臨事而議制其刑

不為刑辟

不預先而詳為法書碑婢亦反

懼民之有爭

心也

民知爭端矣

猶不可禁禦

然猶不能禁止爭者

是故閑之呂

義

所以防民以義使得其宜

糾之呂政

舉治以政使無不正

行之呂禮

履盡力而修其

禮

守之呂信

謹守而勿失其信

奉之呂仁

奉此仁心以養民物

制為祿位

制為祿位以酬勤呂勸其從所以勸其嚴斷刑罰制為刑

斷有

呂威其淫

所以威其驕淫放逸

懼其未也

然猶恐其未服

故誨之

呂忠

故又盡中心之忠

聳之呂行

舉善惡之行

教之呂務

以時務而

教示之

使之呂和

以和悅而

臨之呂敬

其臨民也必

以恭敬泣

之呂彊

其泣事也必

斷之呂剛

故斷之以剛

猶求聖哲

之上猶且廣求聖哲

之上

之德以為公卿

明察之官

求明察之才

忠信之長

為民長誠懇者使之

忠信

慈惠之師

慈惠溫良者

民於是

是虐可

任使也若親上故可任使也

任使也

若親上故可任使也

而不生禍亂

民知禮義禍

亂無自而生

民知有辟法以罪已曲法以施恩

民知有辟

法以罪已曲法以施恩

則不忌於上

是權柄

移於法

昭六年

而民不皆有爭心皆生與上已懲於書以懲驗而徵幸

畏上矣因書之疑緣微幸以成其巧弗可為矣而治也

呂成之偽將有實罪而獲免者矣夏有亂政政既亂而作禹刑為定法作禹刑之書商有

亂政商政既亂而作湯刑為定法作湯刑之書周有亂政周

既而作九刑乃取文武時所斷獄制三辟之興禹刑湯

刑九皆叔世也季世則叔世蓋中世云今吾子相鄭國

刑也皆叔世也季世則叔世蓋中世云今吾子相鄭國

自子產相作封洫立謗政四年子產作

鄭國以來作封洫立謗政四年子產作

之制參辟政之法鑄刑書而鑄刑書於鼎將呂靖民欲安靖

人國不亦難虐豈不難詩曰我將篇儀式刑文王之德善

也式用也刑法也言日靖四方故欲日有安又曰雅文

善用法乎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故欲日有安又曰

王篇儀刑文王言善用其法萬邦作孚故能為萬如是

有云儀刑文王言善用其法萬邦作孚故能為萬

若如詩何辟之有書何用哉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

之所言何辟之有書何用哉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

將棄禮而徵於書必將違禮犯罪錐刀之末至銳而細

以喻將盡爭之言將瑣細爭辨僅幸免於亂獄滋豐紛

細事將盡爭之言將瑣細爭辨僅幸免於亂獄滋豐

之獄愈賄賂並行其巧偽迷罪之計終子之世相鄭

見其盛賄賂並行其巧偽迷罪之計終子之世相鄭

世鄭其敗虐鄭必有盼聞之稱名言我之國將亡國將

也必多制必數改其此之謂虐此言蓋千復書曰子產

向書若吾子之言言誠如汝所云僑不才言不才不能及子孫

云若吾子之言言誠如汝所云僑不才言不才不能及子孫

昭六

晉不效楚惡迎公子
棄病

不能為
後世慮
吾君救世也
姑以救世耳
既不承命
既不能順承教命
敢忘

大惠
亦不敢忘
○韓宣子之適楚也
去年送女時也
楚人弗

逆
不使人出
公子棄疾及晉竟
棄疾楚共王子也是為平王而來報宣子之使

竟
晉音竟
晉侯亦將弗逆
欲效楚人所為
叔向曰楚辟我衷
言楚以其

辟
晉音僻
若何效辟
而效其邪
詩曰
詩小雅爾之教

矣
上所教
民胥效矣
下皆相效
從我而已
言當使我焉用效人之

辟
何為而效楚人
書曰
書逸
聖作則
法於天下
無寧曰善

人為則
無寧寧也言寧
而則人之辟乎
而可以法人
匹

夫為善
平常之人
民猶則之
民猶取之
况國君虐
况吾君為

國之
晉侯說
悅叔向之
乃逆之
乃使人出

七年
把平公元年是歲衛襄公卒子元立是為靈公
楚子之為令尹也
靈王

為王旌曰田
田獵析羽曰旌
羊尹無宇斷之
羊尹

也
尹之官名無宇者斷其旌
曰一國兩君
言令尹借王其

誰堪之
楚國何
及即位
靈王既
為章華之宮
築宮而取

納人呂實之
有罪而逃
無宇之閭入焉
無宇之

門者逃
皆納居於宮內
無宇之閭入焉
刑人守

人於王宮
有司言無宇就
其罪大矣
無宇
而謁諸王

反執無宇
王宮而執人
王將飲酒
遇其
無宇辭曰
無宇辭
天子經畧

而見靈王
王將飲酒
無宇辭曰
無宇辭
天子經畧

左傳句解

昭
年

天子經營天下諸侯正封諸侯正其封古之制也則土
以四海為之界諸侯正其封內使有定分古之制也
之法封畧之內諸侯封內何非君土無尺地不食土之
毛食其土食所誰非君臣無一民不天有十日自甲人
有十等自王下所召事上十等之人通事王所召共神
也王者至尊所供祀事故王臣公臣者以之為臣也下
者天神而已共音恭故王臣公臣者以之為臣也下
之總公臣大夫大夫謂能大夫臣士士謂能理士臣阜
名也阜謂造成事阜臣輿輿衆也謂佐輿臣隸隸謂隸屬
也阜音造阜臣輿輿衆也謂佐輿臣隸隸謂隸屬
臣僚僚勞也謂僚臣僕僕僕豎主僕臣臺臺給臺下微
人等馬有圉曰圉牛有牧養牛曰牧臣待百事凡此皆以
士等

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無字述有司將焉執之則此

以者安周文王之法曰周文王有亡荒閱荒大閱蒐也

當大蒐其所召得天下也此周文王所以吾先君文王

謂楚作僕區之法僕隱也區匿也為隱曰盜所隱器

言隱匿盜所與盜同罪其罪與所召封汝也此楚文王

至於若從有司今若從有是無所執逃臣也則是臣僕

得而逃而舍之臣僕逃是無陪臺也則將相效而皆

陪臺之王事無乃闕辱何以供昔武王數紂之罪周武

泰誓篇數紂呂告諸侯以播告於諸曰紂為天下逋逃

遠啟疆說魯昭公
朝楚事筆基

主言天下罪人逃亡者萃淵藪集而歸之如魚入深淵故夫致死焉以討紂天音扶君王始求諸侯吾君初求而則紂乃法紂之所為無乃不可虐必不可得若呂二文之法取之若以周楚二文盜有所在矣言王匿盜與王曰取而臣臣往言取汝之盜有寵盜有寵則我方為君正有權林可得也未可得遂赦之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築於章華宮方成願與諸侯落之欲會諸侯而大宰遽啓疆曰啓為楚大宰曰臣能得魯君魯君使來魯君使來遠啓疆來召公魯召昭辭曰啓疆致昔先君成公謂魯命我先大夫嬰齊魯

嬰齊楚令述成公命子吾不忘先君之好言我不忘楚和聲將使衡父照臨楚國將使公衡以鎮撫其社稷而鎮定撫安呂輯寧爾民而輯安寧汝嬰齊受命于蜀時子重伐魯魯使孟孫往賂之公衡為質奉承呂來自子重受成弗敢失墮言敬之至而致諸宗祧以此言之宗廟遠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北望往日楚共王引領之祧廟音日月音日積日累月黃得魯君來朝傳序相授我楚先王以次序於今四王矣四王謂共王康王嘉惠未至未蒙魯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來臨弔在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

心失圖其時我楚君臣以君喪故傷悼其心失所圖慮社稷之不皇尚不暇念及楚之社

稷况能懷思君德而况能念思魯君之德乎今君若親步玉趾今魯君若

肯親舉辱見寡君我楚君寵靈楚國以恩寵威靈呂信

蜀之役以明受命于致君之嘉惠致魯君之嘉惠於楚是寡君既

受貺矣是楚君既受何蜀之敢望不敢望如蜀之其先

君鬼神實嘉賴之雖先君之靈猶嘉美而寵賴之豈唯寡君不特我君

君若不來魯君若不肯來使臣請問行期我請問魯以見寡君

將承質幣於楚君將奉承質而見于蜀而見魯君于往

現音呂請先君之貺以請先君成公之賜蓋言將伐魯也公如楚昭公畏楚故往朝焉

勞于師之梁鄭簡公勞昭公于鄭之城門孟僖子為介伯之子

仲孫纓也扣不能相儀相禮儀及楚昭公不能答郊勞

楚人郊勞僖子又不能答也為下僖○四月日有食之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文伯晉大夫名句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

不臧者何也見小雅十月之交有此對曰不善政之謂

也答言所謂不臧者國無政國家無政事不用善不用善人則自

取謫于日月之災則謫見于天而日故政不可不慎也

所以為政一曰擇人擇賢人二曰因民因民三曰從時

順四時之所務此三○晉人來治杞田襄公二十九年女叔侯來治杞

晉士均論日食

昭
年

季武子以成與晉

田不盡歸也至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孫氏之邑也本

是復來治焉以與謝息為孟孫守時謝息為孟僖子守不可成與之

曰人有言曰言人有常言雖有挈餅之知餅汲水器也

之小小智識守不假器為人守此汲器尚不禮也為主

者知音智守不假器肯以假人守如字禮也守器

如此夫子從君今我孟孫從而守臣喪邑而我為之家

守之邑雖吾子亦有猜焉疑汝季孫亦將季孫曰君之

在楚季武子言我於晉罪也晉人不欲諸侯朝楚故又

不聽晉命以邑與杞魯罪重矣則是增重晉師必至必

以兵吾無以待之魯必無不如與之不若以間晉而取

討魯吾無以待之魯必無不如與之不若以間晉而取

諸杞杞以取之間賢可復伐吾與子桃與汝孟孫成反迄

復得成誰敢有之必復歸之孟氏是得二成也并桃得

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魯免晉討之憂而子何病焉

於汝又乃遷于桃於是以謝息遷于桃楚子享公于新

何害焉乃遷于桃於是以謝息遷于桃楚子享公于新

臺魯昭公既至楚楚靈好臣大屈好之賜弓名為燕既

而悔之與昭公遠啓疆聞之君之悔還于委反拜賀昭

公得公曰何賀問何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答言

久欲得寡君無適與也我楚君未知適而傳諸君今魯

昭公聘楚受弓

昭
年

子產歸公孫段伯名而還晉韓起

可以謹守此寶敢不賀虜君得此寶昭公聞乃反之公知

之悔故以其弓還之昭三年晉以州縣之田賜鄭公孫段是歲正月段曰日

非實畏三鄰國也○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

君曰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言往日晉君以段能任其

而賜之州田而以州田賜段今無祿早世今段既無祿而早成不獲久享

君德不得久享其子弗敢有其子豐施不敢有此州田不敢呂聞於

君又不敢以其事告於晉君私致諸子故敢私以其田納諸韓子宣子辭韓起子

產曰古人有言曰子產引古人之所言其父析薪譬如為父者其

子弗克負荷而為之子者不能去聲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

之豐施無德恐不堪受其父之祿其况能任大國

之况能堪受晉之賜田乎縱吾子為政而可縱使汝為執政

田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若後人繼汝為政者以鄭

亦微邑獲戾鄭亦得罪於晉而豐氏受其大討豐施之家必吾

子取州今汝肯受州田是免微邑則鄭國得以免罪戾而建置豐氏

也而豐施免受大討以戒其族也敢曰為請故敢請納其田宣子受之乃受其田○

鄭人相警言伯有伯有良霄也襄公三十年鄭人曰伯

有至矣言其鬼也則皆走皆畏而走不知所往驚畏鑄刑書之歲

三月鑄刑書也或夢伯有介而行或人夢見伯有被甲而行曰壬子伯有

子產安伯有之鬼

昭
年

言此年壬子日余將殺帶也我將取駟帶而殺之明年壬寅明年

之壬寅日余又將殺段也又將取公孫段而殺之及壬子至去年

月三日駟帶卒應殺帶之夢齊燕平之月今年正月齊燕平

壬寅二十八日公孫段卒應殺段之夢國人愈懼所以鄭人子

產立公孫洩及良止呂撫之洩子孔之子也襄公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之

子也立此二人為大夫以乃止伯有之子子大叔問其故

安子孔伯有之鬼洩音泄乃止妖乃息子大叔問其故

游古問子產以立三人之故大音太子產曰鬼有所歸答言為鬼者得乃

不為厲然後不為淫吾為之歸也我立良止為伯有後

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又問子孔未嘗為子產曰說也

民也說如字下同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為

義存誅絕之後圖以解說於民心也從政有所反之國

家政事者有所反於正道若呂取嬀也所以取民之不

嬀不信後民悅而不信民不從也後從服及子產適晉至

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曰伯有猶能為鬼

以歸州田趙景子問焉佐趙成也曰伯有猶能為鬼

人何能為鬼也子產曰能不能為鬼人生始化曰魄

者其名曰魄若視聽運動之類也既生魄體魄陽曰魂

魄屬陰其中自有陽氣識之神用物精多則魂魄疆居

高官備物之享則魂魄疆是日有精爽至於神明所以

精而至於神養此爽而至於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假使
精是神之未著爽是明之未昭也匹夫匹婦強死假使
匹婦之賤無病而其魂魄猶能馬依於人未散故或能
成者強上声下同其魂魄猶能馬依於人未散故或能
馬依於人身馬呂為淫厲而為淫厲况良霄非匹夫匹
皮冰反下同呂為淫厲而為淫厲况良霄非匹夫匹
婦之我先君穆公之胄去疾字子良子良之孫子良
此乎我耳之子耳之子耳之子耳之子耳之子耳之子
孫輒字子耳之子耳之子耳之子耳之子耳之子耳之
政三世矣皆從國政鄭雖無腆謙言鄭雖微薄抑諺曰
葛爾國抑亦俗語所謂葛爾而三世執其政柄為卿執
其政其用物也弘矣其用物奉養其取精也多矣其取
精不為其族又大其為族所馬厚矣伯有魂魄所馬依
不多矣其族又大其為族所馬厚矣伯有魂魄所馬依

子產論罕朝位于晉

而強成而以無病能為鬼不亦宜虜宜其能○子皮之
族飲酒無度子皮鄭大夫罕虎也其族奢罕朔殺罕
公孫鉏子展之弟也展生罕虎罕虎所以見殺罕朔奔
鉏生罕朔至是而朔殺鉏徙回反罕朔奔晉而奔韓
宣子問其位於子產晉韓起問可使子產曰君之羈臣
是晉君羈旅之臣苟得容呂逃死苟得見容何位之敢
擇何取擇所卿違從大夫之位則降一等而為大夫罪
人呂其罪降則所降又多古之制也此乃古朝於敝
邑亞大夫也罕朔在鄭國其官馬師也其職為獲戾
而逃以得罪唯執政所寘之政寘之何位得免於死得

昭
年

孟僖子屬子孟懿子
南容師事孔子

免於為惠大矣其為恩惠亦已大矣又敢求位豈敢更求職位宣子為子

產之敏也韓起以子產才敏之故為去聲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罕朔本亞大夫

夫而從嬖大夫但降一等不以罪降○公至自楚昭公自楚歸至於魯孟僖子病不

能相禮以不能相禮相去聲乃講學之乃求其禮而習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苟有能禮之人則從而師問之及其將死也三十四年僖子方死傳欲終言

其事故召其大夫召其屬大曰禮人之幹也言禮之在人猶版築

錄於此之存植無禮無自立猶版築無植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

幹也我聞將有達者姓孔名聖人之後也乃是聖人成湯

立蓋僖子死時孔子年三十四聖人之後也乃成湯

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也何長子當立而遜厲公父音甫下

同及正考父考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輔佐戴公武宣公三君

命茲益共受三命為正卿位愈高故其鼎銘云所以考父廟之

鼎其銘一命而僂初命為士而其再命而僂夫再命為大

文有云僂三命為卿而其容僂也蓋僂僂俯皆

僂反紆三命而俯三命為卿而其容俯也蓋僂僂俯皆

茲益循墻而走遜避之甚亦莫余敢侮雖過於恭而人

饘於是饘亦粥也饘鬻於是希者曰粥言為饘粥於呂餽

余口將此饘粥以餽我口言其共也如是有如此者謙恭

臧孫紇有言臧武仲嘗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言聖人

明德者若正考父之類若不當世若不得居國君之位其後必有達人後則其
必有達之人今其將在孔立虜所謂達人也我若獲沒
至道之人我若得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於必以我二子而付托
使事之禮事之而學禮焉從孔子已定其位以安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懿子何忌也敬叔說
二子皆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有過而能補者斯詩
師孔子詩小雅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人可以效孟僖子可
則效已矣僖子能補過是為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二十五卷終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二十六

昭公四

丁卯八年

衛靈公元年

石言于晉魏榆

晉魏榆之地有石作人言晉侯問

於師曠曰石何故言

問石何

對曰石不能言

答云石非

或馮焉

或有鬼物馮依於石以言馮支水反

不然

若非民聽濫也則未嘗言

而聽之者妄

抑臣又聞之

抑疑辭言我又有所聞如下文所云

曰作事不

時興作役事

然讙動于民

怨謗之言動於民

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

乖氣致異故有不能言之類也

今宮室崇侈

大而民力彫盡

非時役民致使民力彫傷竭盡

然讙並作並作於下莫

斯虎祁室成師曠托石言以諷平公

昭八年